

歷史與空間

朱文興

難忘當年擠火車

在豬年春節來臨之前，我不由得想起了四十多年前往事——為回故鄉上海過春節而半夜起來排隊買火車票、到濟南車站拚命擠火車的那些艱難歲月。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大學畢業經解放軍7350部隊浙江長興縣長崗嶺農場勞動鍛煉一年半，再被分配到山東濟南工作。離開農場前，浙江籍的連長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對我說：「山東可是個窮地方啊，你乘火車發出『轟隆隆、轟隆隆』的聲音，就是告訴你『山東窮、山東窮』；火車停車時發出的『噦噦噦』、『噦噦噦』的聲音，就是『地瓜乾』、『地瓜乾』的諧音。山東可窮了，連大米飯都吃不上，天天吃地瓜乾！」

乍從長江口來到了黃河邊，吃不上大米飯等生活習慣的不適應、生活水平不如江南等困難，還在其次；每年春節買回滬火車票、到火車站候車、擠火車的艱難，才累人累心呢！

火車票貴。46年前，從濟南到上海的一張硬座火車票是18元5角，幾乎佔了我月工資的一半。那時我的月工資只有43元5角，春節回一次老家，來回的火車票再加上兩頭的汽車票，正好把一個月的工資全花光，弄得白手起家的我一年到頭手頭都很拮据。

買火車票難。那時買火車票沒有預訂這一說，每年春節前，我都要一清早五點多鐘就餓着肚子，摸着黑，從住處十畝園東街步行到剪子巷售票處排隊，等我到時，長長的隊伍已從售票廳的大門外一直延伸到狹窄的小巷裡，大家不停地互相叮嚀，切不可給加塞者以可乘之機。到八點鐘售票大廳的捲簾門升起來時，人們一擁而進，奔向南向、北向、東向3個不同方向的購票窗口，進行第二輪排隊。只要能買到票，餓和累都不在乎了！

到火車站難。那時沒有出租車，也沒錢乘坐出租車，只有從解放橋擠1路公共汽車，到經二緯三路下車後步行近800米，才能到火車站，很不方便。

等候上車難。尤其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有了孩子後，春節前到火車站等候上車就更難了，既要拖兒帶女，又要把裝有紅棗核桃等土特產的大包小包肩扛手提，為了怕誤點，往往提前一兩個小時就到了窄小冰冷的候車廳，座位太少，只好站着，慢慢向前挪步；好不容易檢了票，進入月台，來了火車，下車的旅客和上車的旅客在車門口擠成一個疙瘩，車上的旅客有的乾脆就從窗戶裡爬出來，也有等車的旅客從窗戶裡爬進去。

上車晚了不僅找不到座位，連行李都沒地方放，春節擠火車猶如經歷一場緊張的戰鬥！至於這綠皮火車雖不供開水不賣飯，還要坐一天一夜，都不算苦啦！擠上火車就是勝利！1976年臘月27日，我帶3歲的兒子回滬，等擠上車廂就沒有座位啦。只好在兩節車廂連接處的過道裡，雙手托着兒子，坐在旅行包上，蜷縮了一夜一天才到達上海，至於每到一個站停車開門時，被寒風吹，被上下車的乘客擠，內急了上廁所難，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了！

隨着改革開放步伐的不斷前進，濟南鐵路客運各個環節的水平大幅度提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到上海的火車不僅有了特快、快車、慢車之分，還有軟臥和硬臥，我買過硬臥票，一個包廂中只有六個旅客；也乘過一個包廂只有四人的軟臥。從此告別了候車、上車時擁擠、勞累、開始了舒舒服服躺一夜就可回滬的新旅程！

乘着改革開放的東風，濟南交通事業不斷飛速發展，我回滬交通工具的選擇也迅速多樣化便捷化。1992年7月26日，濟南遙牆國際機場建成通航，此後我回滬有時選擇飛機，一個半小時就能到達目的地，又快又舒適。時光到了2007年，京滬間的動車開通了！我又選擇從濟南乘動車回上海，旅途時間只需七個小時，比普通列車的營運時間縮短了三分之二還多！

火車提速，沒有最快，只有更快。2011年6月30日，京滬高鐵正式開通運行。從濟南乘火車到上海的時間縮短到三個半小時，連40多年前所需時間的六分之一都不到。從此，到濟南西客站乘高鐵回滬成了



火車 網上圖片

我的唯一選擇。出門前通過手機訂製在網上約好出租車，一出家門就能立馬乘上車，半個多小時就能到達西客站，一下出租車就是候車大廳的大門，進門立馬檢票、安檢，行李由傳送帶運送，上二樓候車大廳有電梯，十分快捷！候車大廳寬敞明亮，設施現代，人人都有靠背座位，井然有序。

濟南有了高鐵，不僅大大縮短我乘火車回滬的時間，還徹底告別了為買火車票而起早摸黑地去售票處排隊的歷史。高鐵票可以用手機提前在網上預訂，連座位的位置都可以自選預訂，一等座、二等座任憑自己在網上選擇預訂！啟程的那天，到西客站用身份證在自動售票機上一刷，票就出來了，又方便又省時省力省心。近年來，網上付費訂票後還可以不取票，憑身份證就可直接進高鐵車廂，濟南鐵路客運手段與手續更加智能化、數字化、現代化、人性化與便捷化。更可喜的是，隨着美觀現代的濟南火車新東站即將啟用，從濟南乘火車出行更便捷啦！

轉眼間，我到濟南已經46年了！有心長作濟南人，難忘故鄉長江口，現在依然年年都要回上海。年逾古稀的我，歲月可以帶走時光、容顏，甚至生命，但適逢改革開放，有了太多的獲得感，因而感到依然年輕，僅免受回滬擠火車之苦，乘上舒適快捷的高鐵這一點，就猶如一首甜美的歌，一直滋潤着我的心田。

字裡行間

黃仲鳴

救人助人之作

記得初識《老殘遊記》和知道劉鶚這個人，是小學五年級時，學校自編國文課本，其中有篇是摘自《老殘》第二回「明湖湖邊美人絕調」，讀後癡迷不已，什麼「餘音繞樑，三日不絕」、「三月不知肉味」、「大珠小珠落玉盤」等詞語，都是那時學來的。

後來買部書來看，還不知什麼是「政治小說」，只覺劉鶚行文清爽、絕不枯燥，影響我甚深。其後，看了胡適的評述：

「《老殘遊記》最擅長的是描寫的技術，無論寫人寫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語濫調，總想熔鑄新詞，作實地的描畫。在這一點上，這部書可算是前無古人了。」

這批評確是得當。那「不肯用套語爛調」七字，成為我寫作的座右銘；未能「熔鑄新詞」，就老老實實、平平白白的寫出來。方今學子讀書少，連陳句也寫不出來了，遑論新詞；就算寫了出來，不見平白，只見「高山滾鼓」，「不通不通」也。中文之低落，難為我等教寫作的老師。

劉鶚並非專職作者、多產作家，不似吳趸人和李寶嘉之輩，他寫《老殘遊記》，實是「救人助人」之作。據說，他有一朋

友連夢青，因事受株連被清廷追緝，避離上海，生活艱苦，迫賣稿維生；但仍不解其困。劉鶚得知，於是寫了《老殘》相贈。連夢青售給商務《繡像小說》刊登。

劉鶚其時已四十八歲，對國事有無窮的感慨，乘機草之入文，想不到為助他人，將胸中塊壘傾之而出；尤其是對官場百態更鐵筆凌厲，在第十六回文後，他自評說：

「臧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臧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自以為我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目所睹，不知凡幾矣。……歷來小說皆指臧官之惡，有指清官之惡者，自《老殘遊記》始。」

高臧官，入木三分；寫美人，看之魂奪，如第二回的王小玉：

「瓜子面皮，相貌不過中人以上之姿，只覺秀而不媚，清而不寒，半低着頭出來……方抬起頭來，向台上一盼。那雙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寶珠，如白水銀裡頭裹着兩丸黑水銀，左右一顧一看，連那坐在遠遠牆角子裡的人都覺得王小玉看見我了。那坐得近的，更不必說，就這一眼，滿園子裡便鴉雀無聲，比皇帝出來還要靜悄得多呢！連一根針掉在地下都聽得見響！」

我對學生說，上文若干詞語現今已用得頗濫，不宜再學。但劉鶚當年用來，讀之無不眼睛一亮，當然包括讀之不絕的胡適。

至於寫景，同樣「引人入勝」，這裡不再「劇透」，讀者諸君，快快取書一看，當知吾言不謬。可嘆有學生在師命難違下看了，竟說：「不好看，悶極。」連描寫美人也覺「悶極」？問可明白否，答明，但難以領略其妙云。嗚呼！夫復何言哉。



明湖居美人絕調圖。 作者提供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老插、文雀、打荷包、三隻手、鼠摸、墨七

「賊」有大小；作案有單人匹馬的，也有聯群結黨的。獨行賊多屬小賊，亦即「小偷」，多乘人不察下手，偷來的數量一般不會很多，然而贓物的價值卻可大可小，那得看彩數了。



有一種「小偷」叫「扒手」，專門「打荷包」。對於這叫法，人們有兩個疑問，其一、為何「錢包」叫做「荷包」；其二、偷取人家錢包為何以「打」行頭。廣東人叫「錢包」做「銀包」，是因為早年的錢幣是銀鑄的。「銀包」還有一個叫「荷包」的俗稱，是因為舊式的布錢包活像一片荷葉包裹着錢幣一樣。粵語中的「打」也有「做」的意思，「打荷包」可解讀成做扒竊荷包的行為，筆者倒認為若解讀成「打荷包的主意」會來得較自然哩。

時至今日，香港的體育評議員拿了「打荷包」作為籃球和足球的術語，意指控球員在不以為意或稍作猶疑之際遭對方球員在其手中或腳下將球偷走，足見語言的運用會隨時代而有所演進。

舊時的人，不像現代人般穿得貼身且衣料輕薄，「扒手」便較輕易把手插進人家的口袋裡「打荷包」而又不讓其察覺，於是乎「扒手」有了個「插手」或「老插」的別稱。

「老插」為了更有效及快速地達成任務，他們也會剪開人家的衣帶以竊取財物，稱為「剪綹」或「剪柳」，近年的「鏢袋黨」所用的意念原來是有其歷史根據的。



「老插」此一用詞現今已沒幾人懂了，但其另一別稱「三隻手」卻歷久不衰。查「扒手」亦作「弄」、「弄手」；從「弄」的字形結構——由三隻手組成，讀者大抵已認同為何「扒手」有「三隻手」的叫法；然而有指因「扒手」有個俗稱「三隻手」，所以人們造了個「弄」字來表示「扒手」。那「三隻手」是怎樣來的呢？網上有兩個頗流行的版本：其一、古代有個很有名的小偷，他外露的其中一隻手是假的，藏在衣服下的另一隻真手就是用來偷東西的。人們戲稱其下手的那隻真手做「第三隻手」，因而也順道叫他做「三隻手」。其二、相傳有個小偷，偷術高明，只要跟你擦身而過，他便手到擒來，好像身上多

長了一隻手似的，人們就給他一個外號「三隻手」。上述兩個講法都是本着額外的「那隻手」而「創作」的，可大家有否想過那「第三隻手」就是「扒手」中的「手」呢？

對於「扒手」，坊間有個雅稱叫「文雀」。其實「文雀」不是一般的「扒手」，而是指那些「睇落斯『文』同扮到成隻『雀』咁款」的「扒手」。這就是說這些「扒手」一派斯文、衣冠楚楚，教人對他們沒有任何戒心。19世紀初的上海，十里洋場、紙醉金迷，不少「女性扒手」穿着入時、悉心打扮，穿插於高級娛樂場所中或混於公共汽車上；這些婦人有意無意的靠近目標人物，那股渾身香氣教人陶醉其中，誰不知當她離去後，錢包不翼而飛，受害人才覺覺先前身旁的可人兒原來是一名「扒手」。有人認為以「文雀」作為「扒手」的稱謂正源於此。

有一種「小偷」叫「鼠摸」，他們的膽子小，偷來的都是價值不高的小東西。成語中，用以形容這類型的「小偷」的行為有：

「鼠」竊狗偷、偷雞「摸」狗、小偷小「摸」有人就給他們一個別稱「鼠摸」，其中「摸」讀「摩」。



有一種「小偷」叫「墨七」，專門在夜間出沒。圖中所提到的「墨七」由來純屬搞笑。有人從文獻中找來一個詞彙「墨屎」，亦作「嘜屎」（「屎（chì）」與「七」音近），並宣稱這是本字。查「墨屎」、「嘜屎」語出：

小兒多詐而謔謂之「嘜屎」。朝刀鋸而暮鼎鑊兮，上曖昧而下「墨屎」。前句的「嘜屎」指狡詐；後句的「墨屎」指猶豫不前或狡辯無賴。上述講法只針對其「音」，卻未能圓滿地滿足其「義」——猶疑、無賴、狡詐不是「墨七」的必然特性。

對於「墨七」的真身，筆者有以下的理解：舊時的小偷，通常在黑夜出動，簡稱「黑出」；「黑」與「墨」意近，且「出/ceot1」通過變韻母成「七/cat1」。這一來，以「墨七」作為專門在深夜行的小偷的隱稱就最合適不過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類小偷是在「黑漆」的晚上行事的，意味着「黑漆」是其作案的充分環境。把「黑」換成「墨」，「漆」換成其諧音「七」，「墨七」就此生成。

詩語背後

江鄰

遊園雜思

徜徉於冬日暖陽下的頤和園，山水亭廊之間，諸般景致，或靜或動，每每引發對人生的感悟。想來，人的一生，不過遊一園子。心應景，景隨意，以七律一首，首領頤園四聯，依序狀之。

十里迴廊十里堤，清風許許柳依依。碧波萬頃長橋鎖，老樹千年幼鳥啼。落日應憐新菊冷，輕舟好趁晚荷稀。滿園秋色流連處，一抹斜陽讀古詩。

首先步入頤和園的標誌性景觀——長廊。長廊位於萬壽山南麓，全長728米，曾為慈禧太后御用走廊，被健力士紀錄認定為世界上最長的走廊。長廊在北，東、西各一長堤逶迤向南，沿着昆明湖，構成一個閉環。繞其一周，湖光山色，盡收眼底。當然，這閉環是有很多出口進口的，各自通向不同的方向。彷彿人生之路，漫長而曲折，終是從哪兒來回哪兒去。而沿途軌跡，仍有許多偶然。究竟走出怎樣一番風景，不在起點，而在轉折點。

由長廊和雙堤所串聯，雕樑畫棟，勾心鬥角，不勝其繁，不勝其精，不勝其心裁別出。但一路下來，歷盡迂迴往復，最美還是清風許許楊柳依依，自然而隨意。恰似我們少年時代，陽光明媚，笑聲單純，不加雕飾的快樂充盈其間。常言腹有詩書其氣自華，我若單純其貌也妍。

年輕時，都喜歡那種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的狀態，很難體會孫悟空翻不出如來佛手心的寓意。殊不知，昆明湖萬頃清波鎖於一彎

十七孔橋，使浩浩湖水有了歸東，卻也成為旖旎湖景的點睛之處。人生百態如然，規矩是束縛，亦是憑依，把握得好，便是成功的槓桿。心應景，景隨意，以七律一首，首領頤園四聯，依序狀之。

樹間幾叢雛菊，紫黃白各色，有的已伸展開花瓣，有的才隱現花骨朵，貪婪地追逐着斑駁的陽光。斜陽西去，換得晚霞一片，久久不忍落下西天。其情其狀，宛然與這花期有約。彷彿人之將老，對年輕的美好，自然生出一份呵護和關愛。而年輕的心情，則是輕舟趁得晚荷稀，瘦莖萎萎之間，追風逐流，不忍時光蹉跎。世代相襲，廣續不絕，並無稀奇之處。

滿園秋色，信步入眼，果然沒有一絲悲涼的味道。不過，也全不似劉禹錫那般豪邁之情。他的《秋詞》這樣寫道：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

我流連於秋色的，是那抹微暖的斜陽，透出一份淡淡的溫柔與灑脫。加措活佛說，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想，那種感覺定然是好的。順其自然，講起來容易，卻需要半輩子的經歷去領悟。

一路詩情畫意，來到昆明湖南口，東堤與西堤匯合處。那裡有一拱俏麗的石橋，其下是一道水閘，都有些年頭了。旁邊立有一個金屬

牌子，上面是關於昆明湖水系的說明。看過說明，方知昆明湖並不只是遊園湖，而是始於元代初年郭守敬的一個重大水利工程。經過歷代疏浚，最終形成「玉泉山—玉河—昆明湖—長河—護城河—通惠河—大運河」水系，既解決了西郊水患，又為城市供水、農田灌溉、漕運以及園林建設提供了充沛的水源。昆明湖成為北京歷史上第一個大型水庫，在北京水利史和京杭大運河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如今，昆明湖沿岸仍有大量碼頭、橋樑、石碑、涵洞、水閘等水利工程遺蹟。

皇室御用，會於民生之需。瀚墨雅興，起於山水之情。這世間，山川草木，飛禽走獸，庶民貴胄，原為一體。

金秋時節遊園，思緒如縷，卻並未成文，總覺得缺了點什麼。直到仲冬大雪時節，再遊頤和園，已是完全不同的景致。湖面開始結冰，北風呼呼而過。長廊內外，遊人很少，雕樑畫柱默然而立。遊客圍脖手套，棉帽絨衣，作瑟瑟狀。鳥兒也稀少了，卻依舊吱吱喳喳，起落自如。樹木凜冽了許多，花朵是一片也尋不到了。有道是，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編筐織篋，重在收口。天道人情，何其相似。至此，終於為這篇隨筆找到了作結收尾的感覺，是為《冬遊頤園記趣》——

貓冬無雜事，起興到頤園。池淺風尤烈，席長客自閒。可憐人怕冷，何若鳥爭喧。大雪如期至，一年復一年。

故鄉情 詩詞偶拾 俞慧軍